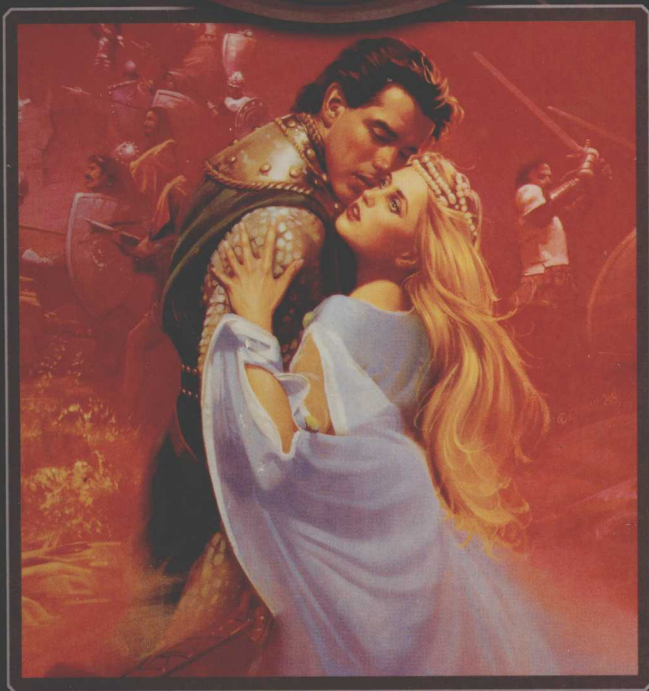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野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野史

(第十六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蒙难地中海	(5007)
“鼯鼠”传奇	(5020)
“狐蝠”何以西飞	(5034)
强奸案扯出大谍泉	(5050)
东京玫瑰	(5057)
特工名花——许艳芬	(5060)

风 尘 艳 史

贵州名妓——殷玉兰	(5075)
上海的名妓——徐友凤	(5092)
上海的名花——兰妮	(5112)
越剧名旦筱丹桂悲愤自杀	(5136)

当 代 野 史

政 治 内 幕

天皇不退位密约	(5139)
天皇为何未被判刑	(5149)

幽禁裕仁天皇	(5150)
意料之中的政变	(5166)
阿明少将的意外政变	(5176)
克里姆林宫 8·19 事变	(5199)
“白宫”与“克宫”的对抗	(5207)
黎明沉没的南洋巨鲸	(5238)
葬身沙漠的和平鸽	(5260)
赫鲁晓夫下台前后	(5282)
悲剧之夜	(5299)
选谁当接班人	(5306)
“六月政变”	(5309)
美国选举真相	(5326)
山本丧命记	(5332)

蒙难地中海

他说：“你必须记住，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既没有犯错误的时候，也没有犯错误的余地。”这句话是想要含糊地表明，以色列部队知道“自由号”挂的是什么旗帜，并且也确实知道该船在沿海干什么。（这个人士）暗示说，至少在袭击开始前6小时，就查明了该船的身份，但是，以军总部不清楚有多少人可能看到“自由号”正在侦听的情报。他暗示说，这种情报的去向不能确定，也不能加以控制。他再次说明以色列部队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并没有犯错误。他向我强调说，他们知道美国的“自由号”是一艘什么船，也知道在沿海干什么。

这是1967年7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中的话。文中的“他”，是一位以色列军方高级官员。这是一位大概在以色列政府中工作的秘密人士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消息。

东部夏季时间5月23日下午8时20分，五角大楼动用一种平时极少使用的最快的电报，发出了刚刚在1分钟以前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侦察中心签署的命令：“自由号”立即驶往西班牙的罗塔，在那里补给待命。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动作。

这座白色的独特的五角形建筑物，为美国军方所拥有。

五角大楼并不高,仅高 21.73 米,但建筑面积却有 31.4195 万平方米,是纽约帝国大厦的 3 倍。楼内共有楼梯 150 座,电梯 32 部,挂钟 4200 个,还有 7748 个窗及 10 多万盏灯,楼内的走廊加起来竟有 27 公里长,因而它拥有一项世界纪录——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室。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多达 2.9 万名,其中半数军职,半数文职。饮食店每天在这里出售的咖啡超过 3 万杯。大楼内设有国防部、总参谋部、导弹部队和北约司令部。它们各占有一层。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边防军 5 种武装力量,在大楼内则各占有一个区域。

“五角大楼这个军事中心的触角差不多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有人这样评论说。

这并非妄言。事实上,二战期间,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第一颗原子弹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此时,“自由号”已经在 4 天以前离开母港诺福克港的 4 号码头,正沿着西非海岸执行它的第 4 次任务。

其时是公元 1967 年。

就在五角大楼给“自由号”发布命令的前一天,埃及总统纳赛尔已命令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离开埃及和加沙地带,并且宣布封锁亚喀巴湾。与此同时,以色列也拒绝维和部队调到自己的境内。事实上,它自己的坦克部队正出现在西奈边境上。它还宣布,埃及对亚喀巴湾的封锁“是侵略以色列的行动”。

一场新的中东战争一触即发。

正如5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安理会上警告的那样：“我不愿做大惊小怪的人。但是我不能不警告安理会，在我看来，中东目前的形势比1956年秋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动荡，或者说隐藏着更大的危险。”

“自由号”忠实地执行着命令，以17节马力的全速向指定地点驶去。

“自由号”是美国第二代侦听船中仍在服役的最后两艘中的一艘，它是由“胜利”级船体改装而成的，船体长约455英尺，马力也大于先前下水的船只。

侦听船队是在1960年弗兰克·雷文接管新成立的G组时，为了弥补在非洲和南美侦听的“真空”，而模仿苏联人建立起来的。这种船本身的性能并不先进，这只要从“改装而来”就可知道。事实上，它的第一代侦听船就是从已经封存的锈迹斑驳的船坞中拯救出来的。

雷文当时这样说：“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一种低速民用船，这种船可以不慌不忙地沿海岸缓慢行驶，把时间消磨在海上，而又不致招人怀疑它是在故意磨蹭。”

这个秘密是公开的。美国人对非洲国家解释说，它的任务是监视苏联的导弹试验。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它的“兴趣”远不止这些。

事实上，雷文领导的G组的视线早已盯上了中东这一被人们称作“火药桶”的“事故多发地带”。根据几个月以前制定的应急计划，雷文已经把在几内亚湾内零度经纬线相交的海域监听的“自由号”，尽可能地向北部署。果不其然，

在华盛顿认为“自由号”到了该去地中海的时候，一声令下，它就以最小的转弯半径，火速赶往中东了。

与此同时，美国第一代侦听船“瓦文德斯号”在非洲东海岸的热带海洋中已巡逻了4年之久，它的船底附着了大量海洋生物，船速下降到只有3—5节。本来，它就慢得以致有人提出是否在它的船头上画上几朵浪花，好让人觉得它还在动，此时，更像是吃力地在爬行，因此需要返回诺福克港休整。于是，雷文命令它返航时从苏伊士运河通过，在缓缓驶过中东和地中海时绘制当地的无线电频谱图，然后在途中移交给“自由号”。

雷文坦率地说：“这样做危险太大。但是如果大肆宣扬它是一艘因船底锈蚀而返航的民用船，不是来捞什么油水的，那么，也许有可能掩人耳目。”

6月1日，“自由号”驶进罗塔港，加了38万加仑燃料，补充了食物和其他物资。而阿拉伯语专家和“瓦文德斯号”关于中东无线电通信的全部重要情报——包括什么人在使用什么通信线路，以及电传打字、电报、电话、微波等等，已经先行到达在等待它了。

对于这次任务急需阿拉伯语言专家，雷文耸着肩膀认真地说：“老天爷作证，如果你会讲阿拉伯语，又在国家安全局工作，那你准得上飞机。”

就在雷文坐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自由号”什么时候抵达克里特岛的时候，国家安全局一名分析员急匆匆地赶来，用怀疑的口气问道：“看在上帝的面，你告诉我，你知道

‘自由号’现在在哪？”

按照国家安全局最初的计划，“自由号”将在6月1日启程，驶向克里特岛的东端，并停留在那里。根据“瓦文德斯号”进行的一次侦听，他们研究认为，由于空中好像有一条“隧道”，克里特岛沿海的某一位置对于侦听整个中东的无线电通信是非常理想的。雷文对这一研究成果极为满意。

“你可以在克里特岛上收看开罗的电视节目。”雷文说道：“如果你在基本上风平浪静的海上，信号传播的情况好极了。”

雷文此时认为，“自由号”当然是驶向克里特岛。他刚要回答，这位情报分析员就迫不及待地说道：“他们让它直朝海滩开去了！”

“他们”，雷文知道，这是指海军。在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都以这样的口吻表示对海军的不满。

原来，在国家安全局开始为它的侦听船队制定计划之后不久，海军也对这项活动产生了兴趣，于是很快就爆发了争夺船队归属的激烈局面。之后，在增添的第二代间谍船队上，开始由海军配备人员和指挥，船上的侦听活动由海军安全大队负责。这就意味着，海军可对自己选定的目标进行侦听，但是不得干扰国家安全局的工作。

“可是”，雷文不满地嘟哝道：“他们只会对外国海军的电信感兴趣。而我们，则是对整个国家目标和战略目标负责。外交和政治情报才是我们感兴趣的重点。”

他当时曾担心这种“一仆二主”的状况在遇到重大行动时将导致对某种国家利益的损害。所以，这次“自由号”远航中东，他日夜监视着它的航向。本来，“自由号”未能在罗塔按时启航，已让他稍感不安。经过询问，才知道船上的“老毛病”又犯了。

“老毛病”是指船上独特的通信系统。这个系统中有一架装在活动平台上的直径达 16 英尺的盘状天线，它能将 1 万瓦的微波信号发射到月球上的一个特定点，然后再反射给设在马里兰州切尔滕汉接收站，或者海军的其他信号情报船。这是这个系统的优点：既能迅速传送情报，又不把船舶位置暴露给敌方测向设备，也不会受到外来信号干扰。缺点是很少能够正常工作。

一个是“靠天吃饭”，只有当“自由号”和接收站都能清楚地看到月亮时，才能进行通信；一个是“娇宠的液压系统”，由精密传感器和高级计算机驱动的液压系统装置，并不能保证庞大的盘状天线正常转动。一旦紫色的液体从下面的扩建卷里喷出来，天线就很难对准月球了。

这次的毛病又是出在液压系统。

经过一整夜的抢修，这个系统总算又可以工作了。次日，“自由号”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全速驶向作业区。即便这样，在它 6 天的航程中，以色列已经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突然空袭，并将这些国家的空军歼灭在地面上。与此同时，它的坦克也在向西奈半岛腹地推进。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已不止一次地提出索要“自由号”的情报。

然而，“自由号”根据在到达罗塔时收到的绝密行动命令，它将不驶往克里特岛，而是驶往距埃及西奈半岛东海岸13海里处，在那里转向西南，并开始以5节的航速沿以塞得港为终点的90英里长的曲尺形海岸巡逻。然后，除非收到新的命令，它将沿原航线返回。

雷文接到报告，大吃一惊，他转身面对地中海海图，找到了“自由号”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以严厉的口吻命令，上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把“自由号”赶快调离那个危险的地方！

“这个时候”，雷文后来回忆说：“对我们国家安全局来说，让它靠得那么近，不会获得什么东西。它在那里所干的事情，在我们要它去的地方也能做到。它（在克里特岛海岸）可以完成国家需要它完成的所有任务。而且，它的安全将得到可靠保证。”

但是，海军显然对“自由号”又打起了“小算盘”。“有人想要侦听附近的某些战术计划或战术通信”。雷文讥讽道：“或者一些谁也不需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可是，我们需要侦听的是来自国家上层的情报。”

“船长，这是一批以色列战机！”担负瞭望的信号兵急忙把这一异常情况报告给了船长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船长也不明白，这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自由号”头顶上为什么总有以色列侦察机在低空嗡嗡地飞来飞去。这种盒状的法国北方公司2501型“诺拉特拉斯”式运输机，通常是用于运送货物和部队的，然而这几架已改装成了信号情报侦察

机,并且开了几个镜头孔,用于照相侦察。但这几批双尾翼飞机也只是在该船上空盘旋几圈后,便向特拉维夫方向飞去了,而这次来的却是以色列高空喷气式战斗机。麦克戈纳格尔不免又紧张了几分。

“这是为什么?”他隐约感到了某种威胁。但是根据命令,他自己不能随意撤出作业区。他已几次去过电台,但华盛顿总部没有新的指令。

其实,这是一场悲剧,至少是一次“事故”。

由于雷文的反对,海军勉强同意把船撤回来。东部夏季时间6月8日下午6时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侦察中心已经发出急电:命令“自由号”不得驶入距埃及20英里以内的海域和距以色列15英里以内的海域。为了慎重起见,1小时10分钟后,联合侦察中心的一位官员又打电话给美国驻欧洲海军总司令部指挥中心的值班军官,指示该船不得驶入距海岸100海里以内的海域。华盛顿下午9时10分又用电报发出了一份书面命令,此时距“自由号”到达克里特岛还有5个半小时。

但奇怪的是,这些警告和命令都没有传到“自由号”上。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后来把这次事故称之为“国防部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通信失灵事故之一”。的确,在这座迷宫一样的办公楼内装有巨型电脑及各种现代化通讯设备,有电话4.4万部,由长达257.5公里的线路连接,220名职员一天要接听28万次电话。因此,这样的“事故”,的确让人难以置信。

就这样，“自由号”并没有在克里特岛停下，而是沿西奈海岸缓缓地向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口驶去。

“呜……”麦克戈纳格尔中校毫不犹豫地又一次拉响了警报。“各就各位！执行第二套预案！”他对着船上的广播大声发布着命令。

此时岸上的战争已经变成了单方的行动——几乎所有的抵抗都被以色列粉碎了。麦克戈纳格尔指着阿里什西面20英里的海岸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和滚滚上升的浓烟，要求船员们睁大双眼，保持警惕。

当然，“自由号”不知道，以色列在这次战争计划中对下述细节是绝对需要保密的：以军深入阿拉伯领土有多远，以及它取得的军事胜利有多大。因为，根据推论，战争持续得越长，以色列夺占的领土就会越多。

“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情报机关之一——摩萨德。它不可能不知道‘自由号’是一艘美国信号情报船。”事后有人这样分析。这就是说，它不能容忍“自由号”如此之近地窥视它的秘密——虽然“自由号”航行在公海。

事实上，以色列原定6月8日发起的最后行动——入侵叙利亚，就因为“自由号”不合时宜地驶进了地中海，而使得以这次行动决定推迟了。而当“自由号”遭到毁灭性的攻击以后，不到24小时，以色列被推迟的入侵行动就开始了。

“可能是巧合。但是，也许并不都是巧合。”舆论这样认为。

的确，“自由号”上奇形怪状的天线——套管单极天线、

抛物面天线、八木天线和对数周期天线,以及戴着圆鼓鼓耳机的侦听员。对以色列来说,比一船步兵的威胁还要大。因而,很快就要发生的残忍暗算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自由号”正透过以色列人施放的烟幕,用磁带录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暴露真相的无线电通话。

“自由号”船上时间6月8日下午1时50分,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满意地使全船完成了战斗准备。他正要下令解除这次演习警报,这时瞭望哨兵又发出急报:右舷5英里处发现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大约5000英尺上空同该船航向平行飞行。

麦克戈纳格尔一颗紧提的心终于没等到放到肚里去,就被一场海上灾难证实了。

这一次,飞机不再是看风景的观光客。而且,从云层深处晴空霹雳般地一下钻出来更多的喷气式战机。它们从船尾方向俯冲下来,然后又紧贴着桅杆拉起。机群过处,火红的炸弹掷在了“自由号”的船上和周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爆炸掀起的小山似的狂浪摇撼着船身,桔黄色的火球和滚滚黑烟,就像刚才船员们看到的阿里什西海岸一样,严严实实地裹挟着“自由号”。

几秒钟后,以色列的“幻影”式和“神秘”式战斗轰炸机又折了回来。这次它们投下的是火箭和燃炸弹,船员们被炸得血肉横飞。如此,飞机几乎每隔45秒钟就往返穿梭船顶一次。以色列制造的炸弹是专用于击穿最厚的坦克装甲的,它们就像子弹打穿硬纸板那样击穿了“自由号”的钢板,

把它们炸成了大大小小的锋利破片，把船员们杀死在船体深部的生活舱里。接着，更多的装有凝固汽油的银白色燃烧弹把这艘船只变成了一座焚尸炉。

“自由号”变成了海上地狱！

“自由号”上装备有4门50毫米的机关炮，此时既不能自卫，也构不成对敌机的火力威胁，只是摆摆样子而已——它所需要的，只是先进的侦听设备而不是战斗的武器。

空袭只有3分钟。“自由号”的甲板和舷梯上已经躺着8个牺牲者和100多名受伤者。麦克戈纳格尔的右腿也被弹片撕开了一条很宽的血口子。最糟的是，雷达和大部分无线电设备随着天线一起被炸飞了，电罗盘也遭到了破坏，挂在“自由号”上的美国星条旗也随着桅杆不见了。

麦克戈纳格尔指挥船员们用铁管和方格铁丝网制成临时担架运送伤员，旗手在打断的桅杆上又升起了一面7英尺宽、13英尺长的巨幅节日船旗，负责防空工作的船员在呛人的浓烟和炙人的热浪中到处检查，其他船员则忙着修补被炸坏的舱壁和甲板——其中800多处弹孔大得能伸进一只拳头。

“千疮百孔的‘自由号’，就像一块灰色的瑞士奶酪。”事后，麦克戈纳格尔凄凉地描述说。

然而，灾难并未结束。空袭过后的几分钟，恐怖再次出现。3艘以色列鱼雷快艇排成战斗队形急速冲向“自由号”，中间的快艇发出信号，但被仍在升腾的浓烟遮住了。即非如此，“自由号”的信号灯已被空袭摧毁，回答对方的信

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了。

这时,鱼雷快艇上的 20 毫米和 40 毫米机关炮开火了。一枚穿甲弹穿过海图舱进入驾驶室,最后打在一年轻舵手的脖子上,他当即身亡。紧接着,一颗鱼雷击中了“自由号”右舷前部,弹着点正好是信号情报设备舱,25 名海军安全队的情报人员被炸成了碎块。

“准备弃船!”“自由号”已经停止动弹,船身开始向右倾斜并在下沉,麦克戈纳格尔痛苦地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这时,那几艘法国制造的 63 吨鱼雷快艇围着“自由号”转圈子,重火器已停止射击,但机枪手仍向船上的人影开火。“自由号”刚向海中扔出了最后 3 只救生橡皮艇,就被以色列军人无情地开火打漏了两只,而将另一只拖上了自己的鱼雷快艇。

“他们就像是接收一件报答他们残酷屠杀的古怪礼品。”劫后余生的“自由号”队员愤恨地控诉说。

几分钟后,这几艘航速 42 节的鱼雷快艇掉转船头,昂扬地向阿什杜德基地疾驶而去,撇下了孤苦伶仃的“自由号”任其缓慢地沉入水下坟墓。

倔强的“自由号”不想就这么完蛋。在攻击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无线电报务员们将打坏的几部电台拼凑起来,向第 6 舰队发出“危急”呼救。电波顽强地穿过以色列的强烈干扰,达到了它的目的地。4 架携带核武器的 F-4“鬼怪”式喷气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弹射升空。但不一会儿它们又按照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命令返航,换上了常规炸弹和

火箭发射架。飞行员被告知：“必要时使用武力，包括实施摧毁。”

就在这相当费时的空儿，以色列电信分析人员已经轻而易举地发现了第6舰队突然增加的电信联络和频繁起降的战斗飞机。于是，换了一副面孔的以色列飞机和鱼雷快艇又返了回来。正当“自由号”临时建立起来的医务所一片恐慌、伤员纷纷拔掉静脉输液管争相逃生的时候，头顶上的飞机没有开火，204吨的“塔马斯号”鱼雷艇甚至打起灯语进行联络，可是谁也弄不清它发的信号是什么意思。

“你们需要援助吗？”以色列艇长用英语对着手提式扩音器喊道。

麦克戈纳格尔中校气得发抖：“强盗！”他命令航信士官用灯语回答——在以色列人词汇手册中也查不到的字眼。

尽管“自由号”身上有一个40英尺宽的大洞，船体严重右倾并在下沉，大部分设备被打坏，33名船员死亡，活着的人三分之二受伤，但是，“自由号”却顽强地拖着沉重的身躯，竟奇迹般地死而复生，缓慢地驶向了比较安全的海域。

英雄的船长麦克戈纳格尔海军中校因为腿部受伤，就躺在驾驶室前左舷的一把椅子上，靠着北极星和船尾的航迹指示方向，指挥着他的“自由号”一寸一寸地逃离死亡。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黎明时分，“自由号”和前来接应的美军驱逐舰“戴维斯号”、“梅西号”汇合。很快，直升机将伤员送往陆地医院。但忠于职守的麦克戈纳格尔中校，却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船只。